

历史兴衰投射下的一个魅影

——读叶兆言《南京传》

禾刀

如果没有孙权称帝，如果孙权没有迁都南京，南京还会有后来的“六朝古都”之称吗？历史当然不能假设，但有一点或可断定，那就是自公元229年9月孙权迁都南京起，这座原本貌不惊人的城市便坐实了“龙盘虎踞，帝王之气”的传说。这种标签一旦落地，这座城市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地帝王梦扯上了关系。

写作40多年来，叶兆言关于南京的书写俯拾皆是，如《艳歌》《夜泊秦淮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花影》《花煞》《流浪之夜》《旧影秦淮》《南京人》……为南京立传，也算得是水到渠成。

本书中，叶兆言以史为纲爬梳剔抉南京历史：从公元211年孙权迁居秣陵，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，历经东吴霸业、六朝金粉、南唐偏安、明清隆替、民国风云，南京如何一步步走来；秣陵、建业、石头城、建康，南京的古名称有何历史意义；从竹篱笆到明城墙，城市建制怎样演变；孙权、萧衍、李白、颜真卿、李煜、王安石、辛弃疾、朱元璋、朱棣、利玛窦、张之洞、孙中山，这些人物在南京留下了怎样不朽的传奇……叶兆言透过南京这扇窗户看中国历史。在这里，南京不仅是叙事空间，更是历史兴衰在这座城市投射的一个魅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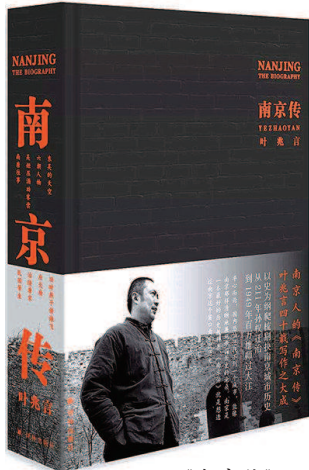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倚江而立，水陆交通不在话下，但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无险可守，也缺少防御纵深。在冷兵器时代，这里的平缓地势适合大规模部队展开队形短兵相接，加

之城市周边水网密布，为军队借助水路开进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在热兵器时代，这样的地形同样有利于重火器借助水陆两路快速推进，发挥装备火力。总而言之，单从军事角度看，南京作为帝王将相盘踞的都城实在难言理想。

历史就是这么奇怪。历史上南京曾被选为都城不下十余次，分别是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即史称六朝古都。此外，南京还是南唐、南宋、明朝开国和南明的都城，亦是民国的首都。南京屡被“钦定”为都城，表面看各有其偶然性，但仔细琢磨可发现，这些“偶然”与孙权当时迁都南京有着某些历史渊源。

孙权迁都多少夹杂了些许无奈。孙权称帝之地在今湖北鄂州，当时其势力范围向西远达扼守西部、拥有大片良田的荆州，但面临北方曹魏强大压力。迁都南京本质上是孙权的战略收缩，毕竟南京是孙吴起家之地，具备更多可与曹魏抗衡的资本。

至于其后的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五朝，同样面临北方的威胁，从军事看主要基调还是防守。他们选定南京为都城，皆因此前孙权“验证”了这座城市所谓的“龙盘



《南京传》 叶兆言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

虎踞，帝王之气”，实际上也是为各自称帝寻找某种合法性。加之，随着历史发展，江淮一带经济发展终有较大起色，作为国力重要根基的人口增长较快，这为“龙盘虎踞”提供了更多支撑条件。

朱元璋定都南京，同样有此考量。当时北元余威尚在，朱元璋势力仅覆盖江淮一带，定都南京显然更有利于聚拢人心，更何况这座城市还是六朝拼死拼活捍卫的“龙脉”。

篡位成功的朱棣看似例外也不例外。朱棣的大本营在遥远的北方，南京对他而言，虽具有法理上的正统性，但回到北方的传统势力范围，他内心才更加安稳。为了不至于落得忤逆先祖的骂名，他将南京变成“陪都”。这种变通本无实质意义，仅为他的迁都提供一个低劣的托辞。

南宋则从另一角度验证了南京战略地位的脆弱性。宋高宗选择杭州作为都城，南京只是作为“留都”，反而“避开”了南京短命王朝的魔咒。南宋传五世九帝，享国153年，远长于六朝各国和南唐。相较于南京，背靠大海的杭州显然伸展空间大得多。

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北方，南京作为都城出现，对北方政权的正统性构成了挑战。正是出于对南京“龙脉”的忌惮，各朝征服者对这座城市要么大开杀戒，如侯景之乱、靖康之乱后的金国、太平天国等，南京人口均出现大幅下挫；要么频繁压低南京行政区划，如“唐王朝对南京潜在的王气，仍然不能放心。怎么办呢，继续给它降级，降低城市级别”；要么从名称上弱化这座城市的影响力，如1645年清兵攻陷南

京后，南京从“应天”变成了“江宁”……总之，想方设法斩除这座城市所谓的“龙脉之气”。

与帝王将相过于看重南京的“龙脉之气”形成泾渭之别的是，“南京历史上，不止一次出现亡国皇帝，有孙后主，有陈后主，有李后主”，还有南明的朱由崧等。叶兆言指出：“南京就是个‘备胎’。‘王气’可以从两种角度讲，有野心的人利用‘王气’说事，而已经成功的人要打压这个东西。所以有两种‘别有用心’，古代反叛者用‘王气’造反，而统治者会极力防范这个东西。”

南京有着近2600年的建城史，近500年的建都史。作为帝王将相舍命争抢的都城，相较于带来的荣耀，南京遭受过的伤害实在太多。与皇权频繁交替灾难如影随形有所不同的是，人口迁徙给这座城市带来多种不同文化。叶兆言指出，“魏晋风度滥觞于北方，真正能够发扬光大，应该是在六朝时期的南京”。唐代著名诗人李白，仅为南京作诗便超过70首。而文化交融也为南京这座城市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，如“东晋以后的南京，并没有什么富人区，居民点显得更自由，更随意，既可能是南人和北人的同居，也可能是穷人和富人的混杂”。

所有的历史，都是未来的铺垫，南京的“备胎”魅影早已烟消云散。洗却血雨腥风，南京将“诚朴诚信、博爱博雅”作为城市精神，牢牢铭记在心——这或是历史给这座城市留下的最大遗产。

基因测试真的靠谱吗

——读《基因与命运：什么在影响我们的信念、行为和生活》

郑渝川

如果你被要求接受测试，题目包括以下内容：

白葡萄酒的鉴赏标准，辨识出某道川菜菜肴中的不同香料添加分量、顺序和火候，某种海鲜的正确吃法，列出烘焙食物的原料组成及搭配比例，“一鱼几吃”的最合理搭配方案……

上述内容毫无疑问考察的是“吃货”层次，并不适合用来考量被测试者的智商高低。问题是，现有的很多智商测试题目，其实与考察美食制法、原料及搭配方式的题目一样，都只能测试被测者的社会经历。

人类学家海伦·戴维斯曾使用欧美最为权威的智力测试方法——瑞文推理测验，对生活在玻利维亚雨林深处的土著人群提斯曼人进行测试。结果发现，提斯曼人11岁孩子答对率仅有31%，大大低于欧美社会普通孩子接受测试的答对率(78%)。类似的实验，常被用来证明带有种族歧视观念的种族智商差异结论。但海伦·戴维斯发现，接受测试的提斯曼人孩子，均未接受过正规教育。对另一些同样生活在雨林村庄，但接受过教育的提斯曼人进行测试，答对率就上升到了72%，与欧美社会普通孩子相差无几。

智商测量与文化经历息息相关。这一结论驳斥了那种流传很广、将智商测量结果等同于智力基因的本质主义观念。

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文化心理学教授斯蒂芬·J.海涅在其所著《基因

与命运：什么在影响我们的信念、行为和生活》中指出，我们常常错误地理解事物和人的本质，将一些社会性、文化性特点认定为通过基因携带和遗传的本质特点。

由此，很多人在测试中拒绝穿罪犯穿过的衣服，即使该衣服已被彻底清洗，仍疑虑染有洗不掉的邪恶本质。他们认为，衣服既被污染，其纤维也受到污染。同样出于类似的认知，人们认为名人用过的某些物品，比如电影明星的遗物、体育明星的球鞋，都带有明星的本质，我们可以通过收藏这些物品来获得并延续此类本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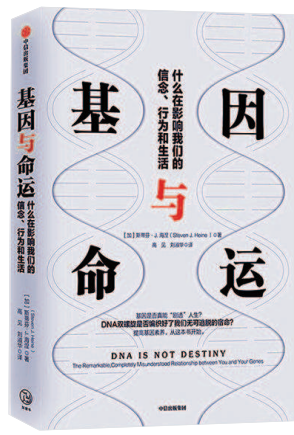
《基因与命运》深入讨论了基因组革命到来以后，不断推进、革新的基因技术研究及应用与人们认知歧见所产生的碰撞，以及错误组合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人们因为通常无法正确地理解基因检测显示的患病概率，所以干脆得出了一种离谱的基因宿命论。“我们往往把基因看作终极原因。在开关思维中，我们常错误地把携带某种基因和具备与该基因相关的特征混为一谈”，忽略了其他可能导致更直接结果的因素——名人去世后，检测显示其本人带有可能导致某些疾病的基因，而其恰恰死于这些疾病，所以其死亡被认为是注定的。但是，人们没有认真考量致病基因的患病概率问题，以及其糟糕的生活方式对于损害健康、影响寿命所产生的更重要影响。

该书指出，人们倾向于将基因和本质

联系起来，这也是转基因食品招致相当多人反感的重要原因。

近年来，在中国、美国等国家，基因测试渐成一门欣欣向荣的生意。基因检测的便利化、平价化，使得人们开始将周边发生的事情，都归结为基因等注定因素。比如，将社会、文化等因素造成的不同种族、国家的智力因素，归结为不同人的智商基因；将精神疾患、异常行为也归结于基因，等等。这些做法，客观上确实有益于降低精神疾患、低智人群等群体受到的歧视(其他人不再将精神疾病和低智等同于道德品质方面的问题)，却不可避免地加深误解和距离感，让人们认定这些疾患无法治愈或无法通过社会训练得以合理解决。何况，现今市场上可见的各种基因测试，就精准性而言尚不能令人满意，不同公司、不同实验室甚至同一检测机构对同一测试对象进行的测试，结果往往大相径庭。

每个人有一对亲生父母，四个祖父母，八个曾祖父母，以此类推，到公元13世纪，我们应当有40亿个祖先，但当时全球只有四亿居民。这意味着，每个人家族谱系的许多分支必然是交叉的。这也是近年来许多旨在检测自己基因起源的人们，在不同批次的检测中结果差别很大的主要原因。该结果非常清楚地说明，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联系乃至基因上的相似相同之处，大大高过我们的预设——那些通过并不完整的智力测验来宣扬种族智商差



《基因与命运：什么在影响我们的信念、行为和生活》 [加]斯蒂芬·J.海涅著 高见 刘淑华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
异的人，其实夸大了基因差异。

有些人希望通过基因工程来制造所谓的完美“定制婴儿”，即疾病风险被降至最低，有着完美特征、体格和智商水平的孩子。《基因与命运》指出，这种想法和做法反映了完美主义人格，不仅不负责任，而且注定是徒劳的。现有基因工程技术还无法确保某些基因的注定呈现，也无法确保某些基因一定无法呈现，所以所谓的完美“定制婴儿”其实很难避免定制失败的命运：“当你目睹你的孩子成长时，你将如何避免不可避免的遗憾呢？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天才，或者患有某种精神疾病，或者长得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超级名模的模样……如果你竭尽全力要增加他的身高，但是却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，使他患骨癌的风险更大，你该怎么办呢？”

作者进而指出，我们非常看重的复杂特征，比如智力、魅力、运动能力、性格特征和身高，这些因素与诸多基因相关，并且是诸多基因在个体成长中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，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产物——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基因可以对上述特征产生影响。